从“靠山吃山”到“靠山吃生态”的群体转变

编者按

山不言，自有其声；水不语，自有其韵。

2005年8月15日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调研，以充满前瞻性的战略眼光，首次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科学论断。20年来，“两山”理念在中国大地广泛实践并得到有力检验，也成为我省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思想引领。江西正在深入践行“两山”理念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打通“两山”转换通道，推动绿色生态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。目前，江西已累计创建10个国家级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、28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，数量稳居全国前列。

从“靠山吃山”到“养山富山”，再到“靠山吃生态”，人与自然的对话，清晰而坚定。

今日，本报推出“两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特别报道，邀您一同聆听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故事——从“挖金”到“种金”，从“卖毛竹”到“卖风景”，从矿老板到景区负责人……这些故事，是“两山”理念的生动体现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，也诉说着人类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：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。

黄精种植大户莫英富：

青山就是金饭碗

本报全媒体记者 胡 萍 吴文萱

人物名片

莫英富，铜鼓县棋坪镇柏树村人，该县黄精种植大户，江西大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。从挖黄金到砍木材再到种植黄精，他的种“黄金”之路也越走越宽广。

铜鼓县棋坪镇柏树村，是黄精种植大户莫英富的老家。眼瞅着快到村里了，车却拐了弯，在一座山前停下。

同行的县林场管理中心副主任唐均成指着不远处的青山说：“要看莫总的‘金山’，得先看看‘旧址’。”

沿着一条狭长的山路走进大山，记者这才发现，郁郁葱葱的山里居然藏着许多废弃的矿洞，洞口四周已被绿植覆盖。走进洞里，百米深的矿坑里积着浑浊的雨水，裸露的灰白色矿壁像一道道伤疤，无声地讲述着当年的历史。

莫英富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过去挖金子的矿洞。”

柏树村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山区，上世纪90年代，山里发现矿脉，有人挖到了黄金。于是，村民纷纷拿起镐头，蜂拥而上到山里挖金，很多外地人也慕名来淘金。一时间，小小的山村聚集了1万多人。而柏树村方圆十几公里的山林也因此变得千疮百孔，金沙河的水也变得浑浊。

“当时，我初中毕业就跟着爷爷，父亲在矿洞里挖金。起早摸黑干了3个月，金子的影子都没见着，5000块钱老底也花光了。”站在矿洞旁，莫英富用手指摩挲着矿石表面那些被铁锹反复敲击留下的斑痕说。

1998年，铜鼓县政府痛下决心关闭金矿。不让挖金，村民就上山砍树。后来，县里又开始封山育林。柏树村沦为省级贫困村，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。莫英富也在外务工7年。

突围之路在哪？

柏树村人想到了黄精。柏树村2万多亩山林中，生长着大量野生黄精。长久以来，村民就有挖野生黄精卖的传统。

莫英富回乡后，发现野生黄精的收购价从每公斤3元涨到了6元、10元……价格越来越高，但野生黄精越来越少。

“既然野生黄精能长得这么好，那自己种能不能成？”莫英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
2013年，莫英富买来黄精苗开始试种，成为铜鼓县种植黄精第一人。第二年，他邀了几个合伙人，凑钱种下了100亩黄精。2018年，5亩高产基地里的黄精，每亩纯利润达6万元。

“咱到林子里看看？”记者跟着莫英富，钻进林子。他熟练地拨开一丛灌木，刨开土块，挖出黄精块茎，“看，这就是我们种的‘黄金’！”

“黄精适合在林子里种，林子好，黄精品质就好”“种黄精要小心根腐病、土壤不能太板结”“铜鼓林多，广泛分布着富硒土，种出来的黄精质量上乘”……莫英富讲起“黄精经”滔滔不绝。

村民们看到种黄精能赚钱，纷纷向莫英富取经，跟着种。目前，村里有100多户农户跟着他种植黄精，莫英富和农户合作，建起了10个黄精基地。

着着远处那片芒着翡翠光泽的山坡，莫英富说：“这山头过去光秃秃的，一刮风，到处都是灰尘。现在，乡亲们的钱包鼓了，山林更绿了。”

“环境好了，黄精品质当不是更好了，乡亲们赚翻了吧？”记者问。

莫英富得意地说：“那只是我们的初级产品。走，带你看点新鲜的。”

来到村里的展厅，但见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黄精芝麻丸、黄精桃酥、九制黄精果脯等精深加工产品。他顺手拿起一包黄精茶：“看看这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，让黄精身价倍增，每公斤黄精茶能卖好几百块钱呢。现在想想，这条路走对了！这青山啊，你好好养它，它就是金饭碗！”

盛源水产合作社负责人曹文平：

唱响“渔稻欢歌”

本报全媒体记者 梁振堂 周亚婧

人物名片

曹文平，鄱昌县周溪镇梅沙村人，鄱昌县盛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。十年禁渔，世代捕鱼的他“洗脚上岸”，完成了从捕鱼到护鱼的转变，不仅担任护鱼员，还成立合作社，流转300亩土地和60亩鱼塘，搞起了稻虾共作和四大家鱼养殖，带领退捕渔民闯新路。虽然还是逐水而居，但换了“身份”，端起了新“饭碗”，日子过得更有奔头。

8月10日清晨，太阳刚爬上山头，鄱昌县周溪镇梅沙村的稻田里就热闹起来。3台收割机来回穿梭，谷粒“哗啦啦”落进收粮车，田野间稻香四溢。

“这边慢一点，别漏了边角。”村民曹文平一边擦汗，一边指挥着农机手，“我们捡抓晴好天气收割，这一茬能收20多万斤稻谷。”

谁能想到，5年前，曹文平还是个在鄱阳湖上撒网捕鱼的“水上漂”？

今年37岁的曹文平有近20年捕鱼经验。“爷爷、父亲和我都打鱼，三代人一条船，日子就这么过来了。”从他记事起，渔船就是流动的家。

“小时候湖里的鱼多得数不清，一网撒下去都是鱼，个头也大。那时候的鄱阳湖，简直是个聚宝盆。”全家一年四季跟着渔汛走：三四月捞虾，七八月捕鱼，冬天船靠岸人歇脚，“可后来，大鱼越来越难见了。”

2020年1月1日，长江干流江西段、鄱阳湖等地实施常年禁渔。“除了捕鱼没有其他特长，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。”要放弃世代传承的手艺和以船为家的生存方式，上岸另谋出路，曹文平和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很快，事情迎来了转机。

为筑牢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渔防护网，周溪镇发挥退捕渔民熟悉水情渔情的优势，聘请他们担任公益性岗位的护鱼员，协助渔政执法监管。曹文平和20多名护鱼员轮班巡湖，清理非法网具，配合渔政人员打击非法捕捞。

穿上巡护服，曹文平真切感受到湖区的变化——鱼多了、鸟多了，游客也多了，鄱阳湖的生态环境好多了。

上岸后，靠着政府对退捕渔民的创业扶持和自己的积蓄，他流转了300亩农田和60亩鱼塘，搞稻虾共作和四大家鱼养殖，成立鄱昌县盛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，带着村里的15户退捕渔民一起干。如今，他的稻虾田和鱼塘管理有序，经营稳定。稻田为小龙虾提供栖息地，小龙虾为稻田清虫肥土，绿色循环，米香虾肥；人放天养的四大家鱼一上市就供不应求。去年，合作社年产值近200万元。

曹文平望着稻浪翻滚的田野，笑着说：“鄱阳湖养活了我们一家人，我们也换个方式，把这份情还回去。”

地处鄱阳湖北岸的都昌县，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一的水域，全县24个乡镇中有21个乡镇沿湖。禁捕退捕工作开展以来，该县9611名渔民“洗脚上岸”，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转产就业率达100%。

从“靠湖吃湖”到“养湖共生”，曹文平的故事是千千万万退捕渔民的缩影。他们告别风浪与“水上漂”，用勤劳的双手在岸上扎根，过上新的幸福生活。

“温泉农场”创办人邓温泉：

“绿富美”领头人

刘新权 实习生 邓森尹

人物名片

邓温泉，崇义县铅厂镇石底河村人，“温泉农场”创办人。曾是石底河村的一名煤矿工人，全家依靠小煤窑开采为生。他带着工友改造废弃矿山，种植千亩果园，转型成为果农，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。

立秋时节，金凤送爽。崇义县铅厂镇石底河村千亩果园里，秋风拂过，绿叶婆娑，花果飘香。果农邓温泉正来回穿梭，忙着采摘又大又圆的杂李。谁能想到，20年前他还是百米深矿井里的煤矿工人，日夜与煤渣碎石为伴。如今，废弃矿山种出了“富裕果”，邓温泉从昔日的“煤黑子”变成了“绿富美”产业的领头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石底河村是远近闻名的“煤矿村”。“靠山吃山，靠煤吃煤”，地下的“乌金”是村民们主要生计来源，邓温泉一家也不例外。然而，长期粗放的开采带来了沉重的环境代价：山体裸露、植被破坏、水体污染，加之煤矿资源日渐枯竭，国家环保政策持续收紧，村里的煤矿陆续关停，赖以糊口的“靠山”轰然倒塌，村民陷入迷茫困境。

2005年，曾学过农业的邓温泉发现，隔壁石罗村村民通过种植脐橙走上了增收致富路，萌生改造废弃矿山，发展绿色种植的念头。在铅厂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，他争取到20万元贷款，带领昔日工友清理矿渣、开垦土地。从试种30多亩脐橙开始，逐步扩大种植规模，让废弃矿山重生为生机盎然的果园。

2013年，柑橘黄龙病侵袭果园，邓温泉意识到单一种植风险大。如何增强抗风险能力？次年，他前往上犹县梅水乡考察学习，受当地草莓采摘体验游的启发，“多元化种植+乡村旅游”的思路逐渐清晰。

2015年，邓温泉从单一脐橙种植扩展至葡萄、杂李、杨梅等多元化种植，并创办“温泉农场”，建立亲子研学基地。随着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，游客纷至沓来，欢声笑语取代了煤矿挖掘的嘈杂声。

十年磨一剑。曾经煤尘蔽日的山峦如今层林尽染，废弃矿山成了“金山”。2023年，邓温泉家庭年收入超60万元。此外，他带动2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，推动周边村民种植果园，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1.8倍，村民人均收入提高35%。

“‘靠山吃山’，更要懂得养山。山青了，水甜了，人的日子才有真盼头。”这是邓温泉对“两山”理念的感悟。

兰居民宿经营者刁德华：

“卖风景”的幸福

喻博闻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

人物名片

刁德华，靖安县三爪仑乡红星村村民，兰居民宿经营者。从卖木材、砍毛竹为生，到“第一个吃螃蟹”，建起度假村和民宿，“靠山吃山”的路径之变，不仅给刁德华带来身份之变，也拓宽了致富路。

八月的雨后，靖安县三爪仑乡群山如黛，云雾缭绕，溪流潺潺。在红星村兰居民宿的庭院里，57岁的刁德华正忙着招呼南昌来的避暑游客。

“老一辈都靠卖木头、砍毛竹为生，我从20岁砍到27岁。”回忆起往昔，刁德华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。那时，砍伐竹木是红星村乃至整个三爪仑乡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。

“每家每户都砍木头毛竹，导致山上生态遭到破坏，资源也逐渐枯竭。”刁德华告诉记者，当时乡里每年有20余万立方米的林木砍伐指标，村民们都指望着山上的“木头”过活。

但“靠山吃山”的日子并不安稳。“竹木加工厂多，市场行情好时，一年能挣个一两万元，差时只有几千元。”刁德华说，这点收入勉强贴补家用，常常捉襟见肘，还需外出务工补贴。无序砍伐导致山体裸露、水土流失，让村庄陷入发展困境。

起初，乡政府提出封山育林、发展乡村旅游构想时，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村民都很不理解：“山上的资源就是我们的生活来源，为什么要封山？”

当发展乡村旅游的春风吹进大山，刁德华敏锐地抓到这一机遇。1998年，他在距离村庄四五公里的山沟里投资开办了南岭度假村。“当时我看好民宿的发展前景，就想试试。”凭借三爪仑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淳朴的乡村风情，度假村很快“火”了起来。

从“卖木头”到“卖风景”，刁德华的尝试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在红星村激起了层层涟漪。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变观念，修整房屋、打理菜园，办起民宿、做起餐饮。“他们也都不砍木头了？”面对记者的询问，刁德华肯定地回答：“不砍了！”

“办民宿比砍木头的收入高多了，而且旅游行业是可持续发展的。”谈及收入变化，刁德华深有体会，“砍木头砍了一年得等好几年才能再砍，而旅游业年年都有收入。”这份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收益，让村民们真切体会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

刁德华的事业在2014年迎来了第二次飞跃。他投资建起了兰居民宿，50多个房间在暑期常常一房难求。很多年轻游客带着父母孩子，自驾来此“过几天神仙日子”；旅行社团队、公司团建、同学聚会，都爱来三爪仑。

虎啸峡、观音岩、滑雪场和新开发的溯溪、溪降等项目，深受游客喜爱，产业链条不断延伸，不仅吸引了南昌及周边县市游客，还引来了湖南、湖北的远方游客。据了解，红星村年接待游客达10多万人次，旅游年收入超2000万元。

“这是个开心舒心的好行业。”刁德华的话语中满是幸福与满足，“好生态、好风景，让我们村变得热闹、有希望，也让我们真切体会到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的深刻含义。”

野狼谷景区负责人丁永安：

二次创业吃上生态饭

本报全媒体记者 郭 钦

人物名片

丁永安，资溪县乌石镇草坪村人，资溪县野狼谷景区负责人。从开山采石的“石材大王”，到主动关停矿山转型生态旅游，再到打造国家4A级野狼谷景区，这名“狼谷主人”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！

“矿山关闭了，往后生活咋办？”

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突然听说政府要劝退石材企业，丁永安蒙了，几个同行也在群里炸开了锅。

那是2016年，丁永安45岁。家住资溪县乌石镇草坪村的他，在石材领域挣到第一桶金后，便回老家创办了永安石材厂，算起来做这一行有20多年。

那几年，石材行业挺红火。“高峰期，年销售额能达上千万元。”丁永安由此成为当地有名的“石材大王”。随之而来的是，山上的植被扒光，岩石裸露在外。

“开采后的山体，就像被刀劈了一样，整个山上一棵树都没有。”慢慢地，丁永安内心开始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，也有些迷茫和纠结。

那段时间，不时有干部来讲政策。丁永安心中的迷雾逐渐被拨开，想法也更坚定了：“我们的生态环境真要出问题了，大家都过不好，决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烂摊子！”

不顾家人朋友反对，丁永安痛下决心，第一个关停退出矿山。仅关停当年，他就损失了600万元。

石材厂关闭后能干啥？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，丁永安将目光转向了当地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。

可生态旅游竞争激烈，如何做出特色？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丁永安在电视上看到了新疆“野狼谷”的报道，眼前一亮。

说干就干！2017年，丁永安远赴新疆考察，辗转多地调研，回来后便着手在家乡草坪村打造野狼谷景区。

“一棵树都不能砍。”在打造野狼谷景区时，丁永安立下铁律——所有工程动土前，都要种植相应数量的树，以作生态上的补偿，十几个树种陆续在3000亩的土地上生根发芽。

“做景区远比想象中艰难。”请团队设计景区路线、引进资源、修建基础设施……资金像流水一样往外淌。很快，丁永安掏空了积蓄，连能抵押的资产都用上了。

正发愁，资溪县“两山”转化中心伸出援手，通过生态资源抵押担保，他的林权证、特种养殖许可证甚至门票收入都成了融资筹码。“一年下来，利息降了30%，为景区省下了40多万元。”丁永安喜出望外。

2023年，资溪县“两山”转化中心对野狼谷的生态价值进行重新评估，为他又争取到500万元信用贷款。资金活了，景区建设也驶入了快车道。

如今，总投资1.6亿元的野狼谷景区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园区内亲子游乐区、水上乐园等项目相继建成，2024年景区收入达800万元，带动当地100余人就业。

站在玻璃观景台上，俯瞰满山青翠，丁永安百感交集：“同样是‘靠山吃山’，过去挖山心发寒，现在护山心里暖。”

清源林场负责人陈清元：

“林博士”的富民图

陈若薇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

人物名片

陈清元，婺源县江湾镇中呈村人，中共党员，婺源县清源林场负责人。从零星砍树，到规模育林护林治林，再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，这位“林博士”的生态路越走越稳！

“这棵杜仲树种了4年，有四五米高。再过三年多，林场就能有杜仲树的收成了！”8月7日，在位于江湾镇占坑村的杜仲药用规范化种植130亩示范林里，陈清元向记者介绍，杜仲树是传统中药材，其树皮、叶、果实均可入药或用于保健，经济效益较高。

陈清元是远近闻名的“林博士”，有着丰富的育林、护林和治林经验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当地百姓走出了一条“以绿生金”的好路子。

十几年前，陈清元和当地不少村民一样，靠伐树卖木为生，劳累辛苦不说，收益也不高。

“零星分散，不如整体保护。”在陈清元看来，要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，必须打好“组合拳”，促进林业资源规范有序、科学合理保护。2016年，他注册成立清源林场，并先后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，从江湾镇占坑村、汪口村等农户手中流转林地，并从拍卖公司依法竞拍山场，通过多渠道获得1.3万多亩林地的管理权、使用权和经营权。

作为全县有名的“林业大户”，陈清元带领林场以造林绿化为主，修复生态植被，通过科学补植优化生态林场结构。近年来，清源林场新增造林4000多亩，完成退化林修复5000多亩，涵养水源、保持水土、美化环境，赢得了大伙儿一致认可。

走进清源林场的车间，工人们正忙而有序，切割原木、分类摆放。陈清元告诉记者，这些都是给家具厂供货的木料，预计一年营收20万元。

“山清水秀，但贫穷落后不行；股实小康，但环境退化也不行。”陈清元说，“以杜仲叶、花为原料开发的养生产品，市场前景广阔，在食品、保健品、饲料添加剂等领域广泛运用。”

为了助力村民增收、推动乡村振兴，2021年，陈清元抢抓市场机遇，利用丰富的林业资源，大力发展以杜仲中药材为主的阔叶珍稀树种经济林，努力在生态旅游、林下经济方面闯出一片新天地。林场实施的杜仲中药材规范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，获评省级林业良种良法推广示范项目，带动当地村民20多人稳定就业。忙碌时节，林场聘请临时用工70多人，去年发放工资50多万元，绿水青山变成了老百姓的“幸福靠山”。

此外，陈清元积极融入发展大局，为“交通促振兴”贡献林业力量。林场在江湾镇汪口村建立婺源县“景婺黄”高速公路汪口段森林“四化”科技示范林300亩，成活率达90%以上，“四化”树种率达90%以上，让“景婺黄”高速公路不仅成了乡村振兴路，还成了旅游观光路。林场还积极开展林业公益培训活动，受益群体近百人，并吸纳12户林农参与“生态交通”项目建设，促进人均年增收6000元。

专家访谈

当前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已深入人心，推进“两山”转化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。各地积极探索“两山”转化路径，拓宽“两山”转化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。

一是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，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，发展生态产品产业。例如，资溪县丁永安从破坏生态到修复生态，再到利用生态发展景区旅游，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；崇义县邓温泉将废弃矿山改造成千亩果园，开创办“温泉农场”，发展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业，推进矿山绿色转型，拓展生态修复治理—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—生态产品产业发展—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。

二是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，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品产业，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。例如，靖安县刁德华充分利用毛竹资源和竹林景观优势，发展以观光、休闲、康养、为特色的民宿，实现“卖毛竹”向“卖风景”的转变；铜鼓县莫英富回乡种植黄精，发展黄精产业，形成区域特色产业和特色品牌，实现生态资源产业化和价值转化。

三是从破坏生态向保护生态转变，从保护生态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回报。例如，都昌县盛民曹文平从捕鱼到护鱼、养鱼，婺源县陈清元从砍树到育林护林治林，充分体现了保护生态资源、利用生态资源、发展生态产业、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“两山”转化多元化路径。

这些积极探索“两山”转化的典型事迹，充分展示江西人民践行“两山”理念，聚集“走在前、勇争先、善作为”目标要求，正加快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全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，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“江西样板”！

（**郑博福**，南昌大学江西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）